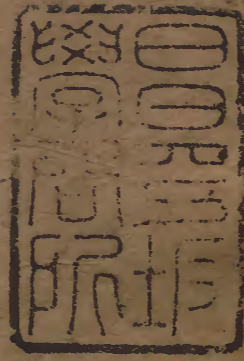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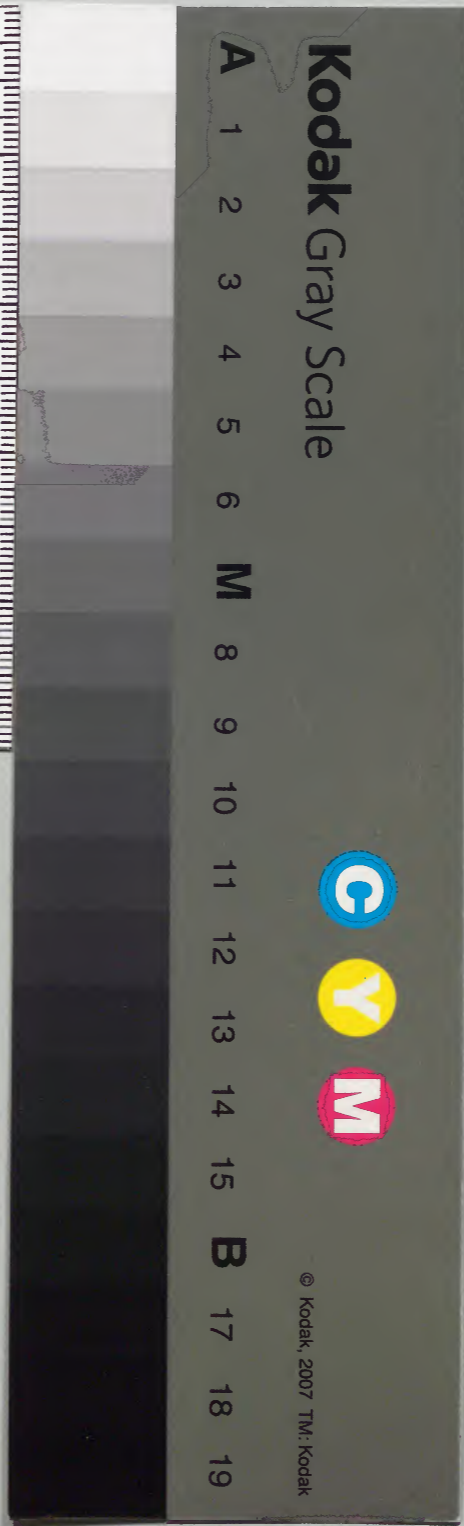
人譜類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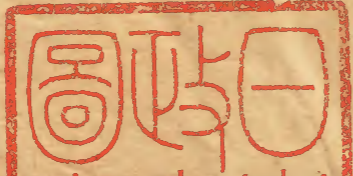
下下下



		九	漢
	四	香	
	七	門	
五	一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63
冊數	5 (5)
函號	299 116





張邦奇公第宅廳僅二楹旁一楹乃其叔居叔有宿逋
 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封翁用川翁知其倍
 價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吾
 柱何以爲情公惻然曰兒當還之翁曰想價已償人矣
 公曰併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此慰我甚矣
 楊翁厚德冠時鄰家構舍侵其桷溜墮其庭公不問曰
 晴日多雨日少也或侵其址公賦詩云普天之下皆王
 土再過些些也不妨其度量如此
 陳白沙先生鄰有惡少欲侵其地揚言於衆曰陳氏子
 異日他出必於途辱之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

吾當爲若讓其人慙謝而去又有欲侵其田者處亦如

之

以上記警
田宅方圓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胡安定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鮑宣娶桓氏女裝遣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范忠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幃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爲壻楊翁死數年方婚旣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師文竊窺之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其故曰父遺命以田四十畝爲嫁資約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故殊不樂劉曰豈有爲壻而令人賣屋以畀之乎取券焚之攜妻徑歸嗚呼今人有因無益資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之遠也

嫁娶責財若償宿逋然使貧家溺女皆是故也甚至有
翁婿相訐於訟者有姻婭相對如讎者安得如師文其
人以轉移一世乎

以上記警
嫁娶競財

隋李士謙爲開府參軍家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
歲歉召各欠戶設酒焚券不索其償來春又出糧種分
給貧乏所全活者甚衆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如
耳鳴已自聞之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爲陰德後壽至
百歲子孫皆爲顯官

宋黃兼濟於每歲收成時以錢三百緡收糴俟至來年
新陳未接之際糴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在已無
損小民得濟益州知府張詠極爲稱道其事非已所能
及

李賢父爲富商載棉花停邸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兩
易之舍有火發延燒無遺三商大慟曰本罄難歸非死
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貨未及舟猶爲我物物失價
存理宜奉還且我本尚厚公等本薄失之無以資生吾
不忍見也取三百金盡還之後生子賢位至宰輔

以上
記警
窮追
債負

司馬德操育蠶時有人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
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可以相通今彼此正等

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歎曰吾有車而令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有士人贖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氣與三十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於魏公士至京造謁以其故請罪公見之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因作書令謁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所以爲此者

不過一時貧窮起見耳至關中夏竟官之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教時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錢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歎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所時有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况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著眼

寬拄腹可也

以上記警
拒人乞貸

范文正公嘗得一宅基堪輿家謂曰此當世出鄉相公
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建學今蘇州府學
是也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吉地預埋石碑於墳
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詞訟之官兩造爭於庭不決
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
奪之情真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
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斷還之後公隱居武夷山偶
經過其地閒步往閱問其居民則備言埋石誑告罔上

事文公惱悔無及乃題壁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
若發是無天理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瓦
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石槨都不見矣
趙端肅公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
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貲以
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富貴
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不絕皆人
與地爲政遂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因一笑
而罷

鄧文潔公以讚嘗買山下葬其母輜車已發矣賣主復

有後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體今人情未調卽親靈未妥
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人悔謝然後營兆焉

古者葬禮大夫三月土踰月故不葬則不變服易食
哀親之未有歸也今人惑於風水之說有貪求吉地
遷延日久者有旣葬多疑屢行啟掘者不思古人卜
地之義惟是孝子慈孫重親遺體不爲風水所侵不
爲蟲蟻所蝕不爲耕犁所及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
郭溝池如是已矣豈以親之骸骨爲子孫福利之具
哉則風水不必貪也又有惑於分房之說兄弟猜嫌
終年牽制旣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

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
因緣於山水何與則分房不必執也倘若執迷不悟
一遭利名牽逐淹滯他鄉年復一年幾無安土之望
或遭水火又有焚溺之虞爲人子者獨能恬然於心
乎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浸淋日氣下蒸
未及歸土木已朽矣仁人孝子當何以爲心也

圖謀
風水

韓魏公知鄆州時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
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
聽折除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令至今

用之

范忠宣公尹洛時多惠政後爲執政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少憩村店有老翁從店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丞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爭鬪者

朱軾家貧教學得束修三千歸遇一田父械鎖悲泣問

故云欠青苗錢三千不能償官司督責生不如死軾曰我恰有三千盡與之遂得釋

張知常在上庠日偶他出有同舍生發篋盜其金十兩學師集同舍檢得之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袖金還公公憐其貧復以半與之後公大顯

羅念庵先生罷官歸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甌爲醫藥資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却事乃寢旣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遺書謝項因爲解之揚賈得生竟不知爲公力也

松江有儒士薛河東者貧而無賴謁無錫富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叩鄒信禮之張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薛起謂主人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人唯唯往以真情告之霍灘欣然應曰此何妨但同往主人迎之霍灘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盡醉而終略無可疑之色以上記警遇事不行方便古人云俗語近於市織語近於媚諱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又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垂涎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辨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此三端避文人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

避辨士之舌端

何長瑜爲臨川王義慶記室好譏議人嘗以韻語嘲其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輕薄少年多效之凡人士並爲題自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言於文帝遂謫廣州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魏收文章名世而性輕薄好爲訕謗時人謂之驚蛺蝶鄭光業兄弟好誹笑人凡投獻詞句有可嗤者輒貯之箱中號曰苦海每有宴會使人舁苦海於前各舉一欸以爲諧笑

陳亞夫滑稽蔡君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純是惡
陳卽應聲曰蔡襄無口卽成衰時人絕倒侮人者定爲
人侮可爲口過之戒

黃庭堅與趙挺之同在館閣庭堅素輕趙趙嘗曰吾鄉
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庭堅曰
想都是蘿蔔與瓜薑耳趙憾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
力卒致宜州之貶

以上記警
滑稽戲諺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遺書
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

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

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見人有所訾議未嘗應和俟
其言畢徐爲白之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
人諸事之美以稱之

李文靖公爲相不喜道人之惡祕監胡旦嘗與文靖同
掌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啟賀之歷詆前罷職者四人而
譽文靖甚力意將附之文靖得啟慨然不樂曰吾豈優
於是者耶亦適遭遇乘人之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况
欲揚一人而短四人乎終爲相不舉旦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

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以上記警好稱人惡
 趙槃與歐陽修同在史館槃厚重寡言修屢輕之趙不
 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與甥亂上怒甚羣
 臣無敢言者槃獨上言修以文學近臣不可輕讎以閨
 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淺所惜者
 朝廷大體耳

傅獻簡公曰以帷簿之罪加人最為暗昧萬一非真則
 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
 得無訕乎公諱珪 以上記警
許人陰事

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劉元城嘗言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前人蓋聞見
 未廣涉世淺也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有武侯不死禮樂可興之說乃
 著論以駁之其意以武侯霸佐恐禮樂未遑耳康節先
 生見而大怒欲杖之伯溫自是潛心討究不敢輕論前
 人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短長要當已有真
 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
 古人之事則難

江司馬有名於時好為大言輕詆前輩初為湖廣副使

時翰林姜寶督四川學政道經楚省與諸司會飲黃鶴樓司馬席間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皆睥眄寶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饒司馬又大言如初寶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姓名想是臨考畏避耳合席鬨然大笑司馬不以爲媿以上記警妄詆前賢子產治鄭鄧析欲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子產於是執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太邱長陳實居鄉里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相謂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

雷孚宜豐人也居官清白長厚好行德義自唐雷衡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

王漸唐時孝子也性惇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間有鬪訟漸卽詣門高聲誦孝經義一卷訟者俱爲慙謝

乙普明兄弟爭產經年結訟各相援証訴於清河太守蘇瓊瓊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而失兄弟於心如何因下淚諸証無不感泣兄

弟叩首交讓

朱晦菴門人有與人爭訟者切責之曰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讎

吳康齋應召還山後有族人盜賣祭田康齋訟之官至囚服聽斷太守不爲禮君子譏之

顧公憲成司理處州有兄弟訟累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乃恬不以爲怪何也旣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公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

今當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喜令兄弟相揖謝

兩人大哭而去

以上記
警奸訟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宗族嘗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卹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於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田以養羣從之貧乏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陸九韶與其兄九齡弟九淵昆弟自相師友其家累世

義居一人最尊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擇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詞爲韻語月朔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則聞之官長屏之遠方焉胡仲堯累世同爨至數百口備學舍以教子弟朝夕講貫聚書數萬卷

陳克菴嘗謂其子戴曰吾藉祖宗餘慶官二品祿入之產汝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爲思遠莊以事先以周宗族乃捐田百四十畝於公家迨公卒後貧甚族人欲以

田還其子子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於

心乎人謂公有子矣

以上記警
疎九族

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

陽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甥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奔喪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品節家故饒貲諸父析屋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以給姻族朋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宅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

范文正公少孤母改適朱公因育於朱氏公旣貴待異母兄弟一體特以任子移之

楊應之學士元祐間爲成都轉運判官後召爲校書郎有遠房母舅在蜀宜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宦橐遺之

程大中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

心力所得俸錢分贈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惟謹其姊之夫死公迎姊以歸教養其子同於己子旣而姊之女又寡公懼姊之悲傷又取甥女歸養之時官小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

張元貞嘗建一義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黨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爲給帖書籍

范陽盧仲元之妻兄崔某積有白金埋密室內惟仲元知之臨終崔妻李氏以凍餓爲憂盧屏人語以埋金之處未幾盧赴選經雒中弔崔氏之孤訖李述亾夫之意欲盧經紀其家事盧遂罷選持其金於揚州爲崔置田

宅兼爲剖分家事而去踰年謁選人重其義以上記警薄三黨
陳毅軒令諸暨其俗女多則淹之公委曲設法勸止又
念民苦嫁女爲定上中下三則示以議婚之初卽爲定
約夫家不得厚責妝資民甚便之其俗遂化

揚州蔡璉建育嬰社募衆協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
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
領乳者月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
瘠以定賞罰三年爲滿待人領養此法不獨恤幼又能
賑貧免一時溺嬰之慘興四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莫
此爲甚凡城邑村鎮皆可倣行爲官司者循此勸導各

方利益更大

以上記警溺女

王烈器量過人有盜牛者主人得之盜請罪曰形戮是
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
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知恥惡則
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
人見而守之及尋至還之乃卽前盜牛者諸有爭訟必
求直於烈或望門而返

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
叩頭請曰仁義退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邵康節居洛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善不及

其惡故賢不肖皆親之嘗以春秋時出遊諸親故家將
至老少良賤咸迓於門既入爭前來問訊婦女有爭忿
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爲逐一分別之人人得其歡心
留數日復遊一家月餘乃歸

昔有兩人相詬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
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王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
小子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先
生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
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以上記
警不善

勸化
愚人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
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
再犯而行法不悛者絕之

徐孝祥隱居好學鋤地後園見樹根一坎下有石甃啟
之皆白金也遂亟掩之人無知者閱二十年值歲大歉
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矣啟穴日取數錠糴米
以散鄰里全活不可勝數其女將嫁惟以荆布遣之於
藏金錙銖無犯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家頗豐一夕盜入擒獲之乃鄰
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與錢

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邏者所獲留至天明始去盜感
媿卒爲良民以上記警
武斷鄉曲
劉寬嘗留客遣蒼頭市酒去久不還客大不堪及至公
罵之曰畜產客去後公入問奴無恙否人問其故公曰
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陶元亮爲彭澤令遣一蒼頭歸給其子薪水仍遺子書
曰彼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程明道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
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州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
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且駭

且謂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

李文靖公有一僕連金十千一夕遁去有女方十歲有
姿色自繫一券於帶願賣身以償所負公囑夫人曰當
如已女育之俟長擇人嫁之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壻具
奩歸之後僕還女曰其事感公刻骨公病僕夫婦割股
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傳云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文中子曰
能使僮僕懷恩斯可與從政矣觀此知待僮僕之難

以上記警
虐使奴僕

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人蒙袂輯屨貿貿

然來黔放左手奉食右手執飲曰嗟來食其人揚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斯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張橫渠先生見餓孳者食便不美

羅文毅公出遇死殭卽解衣覆之遇乞者無以應輒解銀帶與之

魯文恪公鐸爲孝廉時計偕北上遇雪夜宿旅舍憐馬卒寒苦令臥衾下

陳眉公云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
難有恩而難有禮

以上記警
歐陵寒賤

陳太邱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太邱不發但呼子弟訓飭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因指而示之盜大驚稽首請罪大邱慰諭而遣之且賞之緡盜感泣而去

庾袞事親至孝或有盜斬其先墓之柏莫知爲誰乃召鄰人集於墓前而自責焉因叩頭涕泣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墓袞之罪也父老咸爲垂泣自後人莫之犯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書室枕邊見有一劍公問何用答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輩果能擊賊賊死於此

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瑣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用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

司馬溫公新第成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而須設防且盜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於盜賊使之改過真是一具大洪爐也

陳白沙嘗舟行遇盜盡劫同舟人財物白沙據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可取去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白沙也盜訝曰小人無知驚動君子舟中之人卽公友也忍取

其財乎悉還而去

海陵王心齋從王陽明講學以良知爲宗一日盜至其家公亦與之講良知羣盜譁曰如吾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良知便露羣盜悉去衣惟一禪相顧不去公曰此卽良知所在也汝不去此是有恥也此心本有謂之良知因爲之反覆曉諭羣盜感悟而去

孔寺丞牧有盜伐其所種竹木被執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囿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歎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者慚不復渡

以上記警窮治盜賊

范雲少與王暉善雲起新宅成移家始畢暉卒於官舍
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含殮時以
為難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縵
經數人營理喪具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
殮棺槨皆未具公憮然即撤宴席厚賜給之坐客感歎
有泣下者

汪尙寶卿文輝為諸生時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馬旋墮
水死同列以試期迫促倉皇解散去汪獨留殯殮之乃
去比至不及試期人皆笑其迂汪自若也次科即登第

甯崇禮稟性好善嘗造棺施人有貧不能葬者又贍以
錢米終其身不倦後子孫貴盛無比以上記警
不恤死喪

周文王使人拍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
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
一國者一國之主今我非其主耶遂以衣冠更葬之天
下聞之曰文王澤及枯骨矣歸周者由是益衆

齊景公畋於梧邱夜猶早公姑坐睡夢有五丈夫北面
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以所夢對曰昔者先
君靈公畋有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
命曰五丈夫之邱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

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更葬之國人聞而感悅

周暢爲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旁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陳元於熙寧間歲荒見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紀

李東崗撫甘肅偶見都司獄牆隈白骨填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蹙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忍見也遂於城外作義塚埋之

宣城沈寵嘗卜葬地輿師得一穴歎美不置及啟土見有遺棺輿師欲棄之水寵心不忍輿師言失此吉地豈

能復得卽不忍棄之水更擇地埋之何如寵又不可亟

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爲立碑以識焉

以上記警見略不掩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告天人問之公曰吾自少來晝有所爲夜必拜告上帝不敢告者不敢爲也

陸象山知荆門軍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詞人皆感動每歲旱祈禱卽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

胡九韶家貧好易課兒力耕每夕焚香謝天獲賜清福其妻嘗笑之曰一日三食菜粥何爲清福九韶曰吾幸

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
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
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
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卽佛亦
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旣多乎富人遂輸之官囹圄以空
朱文公云紙錢起於唐明皇時王璵蓋古用玉帛後易
之以錢幣然亦無許多錢來埋故璵作紙錢易之又曰
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爲之此已是用紙錢之漸
以上記警
不敬神明

夫字紙者天地之精華聖賢之性命蓋自蒼頡創造以
來歷有萬年自天子至於庶人上非此無以立治下非
此無以資生則字紙之當敬惜豈待講究而後明哉然
其爲用至廣則遺棄者正復不少甚至污穢毀壞不可
究詰此其褻瀆天地聖賢而爲名教之罪人者誠可痛
哭而悼歎也

王曾之父生平見字紙遺棄必拾而以香湯洗之然後
焚化一夕夢至聖撫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
恨汝老矣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未幾果生一
男卽沂公也三元及第爲宋名相

顏之推曰吾每讀聖賢書未嘗不肅衣冠對之其故紙
皆有五經辭義及聖賢名姓不敢穢用也

楊慧兒九歲卽善屬文於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夕在
館病痢夜中如廁誤投字紙於內次早翻閱故書茫然
不省拈題構思胸中如有物礙不復能成文理遂至廢

棄未幾天亡

以上記警
棄毀字紙

晉殷仲堪讀書守道天性素朴都督三州軍事時荊州
連年水旱仲堪食止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
以噉之每語子弟曰人見我位任方州聲勢隆重謂我
當豁平昔胸臆今我處此心常惴惴貧者士之常焉得

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司馬溫公嘗有言曰隻字必惜貴之本也粒米必珍富
之源也

朱晦菴餉弟子惟脫粟飯一日胡紘來訪亦以此供之
紘大慍曰炙雞斗酒山中未之何爲簡褻至此

陳僖敏公鎰父孟玉爲人善艮嘗出行登廁見鍋底飯
一塊在廁旁拾於水中滌而食之後生公仕至尙書贈
父如其官

王黼宅與一寺鄰其廚溝中每日流出雪色飯夥累累
不絕有一僧取之洗淨晒乾積成一囤靖康中金人入

寇黼以誤國獲罪與家眷拘囚寺中絕食此僧卽用前
米水浸蒸熟送食老幼皆飢甚食之惟覺香美僧指困
中乾米曰此皆相公廚溝流出者黼聞之不勝歎悔上

記警不
敬五穀

宋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觸於道左怪問之對曰今
日尙食殺其羔故爾如此真宗聞之慘然自是不殺羊
羔

宋仁宗嘗中夜飢甚思食燒羊與侍人言之已而戒勿
宜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也

呂原明爲郡令公帑多備鯁魚諸乾物及笋乾薑乾以
待賓客可減雞鴨等生命也

劉子璵竭塘取魚放水將半有二大鯉躍出堰外復躍
入且銜且涉如此再三子璵異之深觀堰內有小鯉數
百頭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而救其子寧
身陷死地不惜也子璵歎息悉撤堰放魚越二年掘地
得金遂致大富

學士周豫嘗烹鱸見有灣身向上者剖之腹中皆有子
乃知曲身避湯者以護子故也自後遂不復食鱸
陳惠度於剡山射一孕鹿旣傷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
乾而後鹿母乃死惠度見之慘然遂棄弓矢爲僧建惠

安寺嵯縣東鹿死處生草號鹿胎草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鵝將死其雛悲鳴不食以喙取薦覆之又銜芻草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義之作孝鵝塚

蘇長公曰子不喜殺不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豕羊然性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得脫自此遂不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即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蓋自己得出患難不異雞鴨之脫庖廚不忍復以口腹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

以上記警殺生

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夫養親祀先敬賓大禮所在不得已而烹宰若徒爲口腹斷宜減省至於六畜之中有功於世而無害於人者惟牛與犬尤不可食故昔人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使居官者能循是說而多方禁約其功德寧可思議乎

梁望蔡縣民有以牛酒賀令者令將殺之以供客牛徑至階下而拜令大笑遂宰之飲啖醉飽即臥於簷下及醒覺遍體皆癢爬搔隱疹因而成癩半年而死

張四兒業殺牛有人牽牛登舟繩忽斷牛奔入市遇四兒四兒恃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不能制異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迫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自下樓復轉入一巷覓賣牛肆主適其人他出盡毀器具始徐徐出郊

餘姚朱某屠狗爲業勸改不從後被火爲火所燎急解衣赴溪水中皮捲肉露宛如一新剝狗痛楚狂走遶城市叫呼一匝而死妻媳俱死瓦礫中髓腦血肉炙煇有聲

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不可勝計嘗買一黑犬甚

雄壯紹養之一日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其子自內奔出正中其額而死索犬不知所之未幾

紹病作犬嗥而死

以上記警食牛犬

程明道先生爲上元主簿始至邑見人持黏竿以傷宿鳥公取黏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任滿停舟郊外聞數人共語曰此折竿主簿也鄉民子弟自此不敢弋取宿鳥者數年矣

新塗楊兒以捕鳥爲業被殺甚多一晚有寒雀棲樹上高處乃急裝黏登高取之忽枝折墮地一竹簽刺入腦中流血被面而死

以上記警射飛鳥

曹武忠王性不喜殺所居室壞子孫請修葺公曰時方
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皆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存心
愛物如此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
所也

胡億方省試時欲寓一潘姓園見羣蟻集室中以數十
萬計家僮構火欲焚之公力止曰以吾一夕之安致傷
數十萬命吾不忍也竟辭而去後入試窘三書義但見
羣蟻戢戢筆端逐之不去遂思如泉湧至四經義蟻即
不見既中試司試者評公文云若有神助以上記警
啓蟄蟲

宋哲宗宮中戲折柳枝適程頤在經筵進以方長不折
之說聞帝宮中盥漱噴水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
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人問之曰與自家生意一般可
見草木雖是無知若無故而斬伐不幾自傷其生意乎
司馬溫公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
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以上記警無
故斬草木
魯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
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
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趨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

悅而去相與立晉間而語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後四國同伐齊戰於鞏齊師敗績國幾亡晉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攻江陵吳人知其病瘵以匏繫狗頸示之有大樹似瘵者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破盡捕殺之

宋王安石饒氏甥也舅以安石庸理如蚘皮輕詆之曰此行貨亦欲求官耶安石後大顯以詩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蚘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晉江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諸舅慚沮

王陽明先生講學時有泰和楊茂者候門求見其人龔

且啞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婉曲曉諭茂時扣胸指天躡地稽首再拜而別後其人爲善終身子孫有榮顯者

以上記警
笑人體貌

夫婚姻者合二姓以衍宗祧關係最重乃或因私仇宿怨而妄詆其男女追論其家世禱將結而一語中停番方合而片言成隙豈不犯鬼神之怒乎又有嫌貧悔盟恃強離婚者尤於天理有害倘有司徇情曲斷使之分散所供成案卽作離書皆大損陰騭也諺云一世破婚三世窮蓋有意破毀最是慘毒之行宜受此惡報者或問至親密友託我詢訪亦可專意和合誤人終身否曰

若容貌粗陋宜爲掩飾或其人不肖及其家世不當聯姻者勸之斟酌可耳

張寅安福人少從叔振烈遊學於冀冀人有憐其才者館穀之後領順天鄉薦冀人爭欲與之聯姻寅曰寅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問者已十年矣何忍因其年遠地隔而竟負之耶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亦議改適其女以死自誓稟不可奪至是遂偕伉儷後寅成進士康封安人

太學生景姓者流落他郡家有一子又被人拐去而景不知也傭書數年僅餘銀三兩偶見一窮人鬻妻慨然

贈之夫婦得完感謝而去至明年送還猶念其貧堅不肯受夫婦心大不安以景生親自炊煮乃買一小廝送之景不得已勉強應允及攜入門乃卽景生被拐之子

悲喜不勝聞者莫不歎異

以上記警
破人婚姻

朱子讀書必循序而致精以爲窮理之要嘗曰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一般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共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又曰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求其放心一章曰我放心未收如何讀書能記乃獨處一室靜坐月

餘自此讀書無遺

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未隨意讀起又不能終篇尤性最專猶常思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校錯字未終卷誓不讀他書此學者所難也

以上以

記警讀書

無序次

謝上蔡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言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殊不解後來省悟每以此接引博學之

士又謝上蔡曰明道先生嘗教某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程子嘗言作文雖不害道若一向專志則志局於此安能與天地同大

朱子曰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先正云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又方遜志先生謂門人賡鏞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

以上記警讀書

書不知要
嚴君平賣卜成都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

言依於悌雖終日講學而無講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知此意

朱子曰今日正要端本澄源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向沒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迷失前忘後而可謂之學乎

朱子又曰目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意念粗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

蔡虛齋曰若是真學問文章必有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必有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

以上記警讀書不務實

楊龜山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世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尙

許魯齋設教懇款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出有疑有疑却看出無疑方是有益

陳白沙曰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

以上記警讀書不能疑

程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只此便是學

黃山谷見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藁本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

陸象山曰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陳白沙曰予書法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勿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止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

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以上記警書法潦草

人有語導氣者問明道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富鄭公以邵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後遇疾笑謂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疾革伊川顧曰願先生自作主張曰無可主張者

陸澄以多病從事養生陽明先生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志專於是則養身之道在其中矣元靜但當清心寡欲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徒弊精神於無益耳

以上記警養生導氣

右記百行考旋百事只是一事學者能於一處打得徹則百事自然就理不然正所謂觀著堯行事亦無堯許多聰明那得動容周旋中禮也
作聖篇

○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述作聖第六
張子東銘篇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

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千古而下理沒却東銘今特爲表而出之

止緣儒者專喜講大話也余嘗謂東銘遠勝西銘聞者愕然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羣居閉口獨坐防心二語最喫緊楊慈湖先生曰吾少時初不知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得其一已而又觀索得其二三已而又索然後見過不勝其多乃大懼力改

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王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良知親切功夫亦自不難

錢起新曰人言知過悔過尙是虛事須是補過補得一

分方改得一分補得二分方改得二分

原註前輩周寧宇先生又言補過如以新緇補舊襖更加堅固方得永無破綻若只以舊補舊豈能長久此意更得進步法

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己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曰華而皖大夫之簣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吁此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亟矣不可以易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緇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重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徐庶少時任俠擊劍幾死人手折節學問後遂與諸葛

孔明齊名

趙清獻公思絕慾掛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趙康靖公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分別善惡此亦可謂能自警省者

橫渠先生少喜談兵嘗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先生感悟遂盡棄其學而進求之六經醇如也

朱子嘗言自見李延平先生後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非

呂東萊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邢七自云一日三檢點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而錯者也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

陽明先生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詞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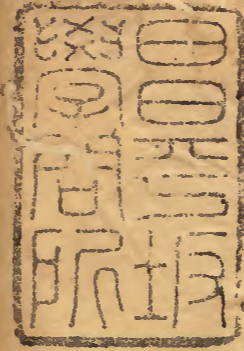
王心齋人京師言動詭異都中大駭還至會稽陽明

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出門外心齋
長跪階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心齋隨入至廳事復
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陽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
莫不歎改過之勇

右記遷善改過只有曾子易簣是千古榜樣前輩有
言曾子已至聖人地位易簣一事只看他氣象如何
後人言改過多是隔靴搔癢都不貼切程子所謂只
向人面上說一般話是也所以終身不長進克念作
聖豈易言哉

省察克治爲實踐之方古人功不求多過惟求寡

先難後獲理有固然顧上士慎過中待玉成下藉
忠誨使父兄師友之教不先則罔所遵循展轉沒
溺卽長而能悔去日已多騁轡求歸爲途已遠矣
家大人每慨世之學者務其枝葉而絕其根本厝
火積薪臥其上而不知者鳩淬劔食其中而罔覺
以詩書爲利祿之媒以功名爲緣飾之具習俗囂
陵人才敝薄匪無故也林侍側時未嘗不舉此以
相誠勉比見蕺山劉先生人譜以爲此書最有切
於身心爰命林洎弟楷模桂共相讐校鈐之家塾
以詔後人并以廣之同志讀是編者苟能身體而



力行之暴者抑之而思仁
 懦者激之而思強
 固者道之而思通
 辟者規之而思正
 貪者矯之而思廉
 蔽者發之而思明
 隘者充之而思廣
 庶幾與刻書
 之指不相戾乎
 男肇楸敬識

